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大学校园里曾弥漫过一阵兴奋的阅读气氛，很多大学生在图书馆、在宿舍或在树阴下竞相传阅一本本被翻得发卷的《当代》杂志，上面刊登的正是长篇小说《夜与昼》，继而是《衰与荣》。这两部书无疑是百科全书式描写社会生活的代表作。

衰与荣

(上卷)

(修订版)

柯云路
著

柯云路文集

“土居里要了一碗馄饨，
别吗？”他愿意这样过日子，
就好像在林彪那里愿意能这样一样
在两个女人那里，他体会到两种不
同的感情。一个，温柔聪明，

I247.5/322+9

:1

2008

衰与荣

(上卷)
(修订版)

柯云路
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大学校园里曾弥漫过一阵兴奋的阅读气氛，很多大学生在图书馆、在宿舍或在树阴下竞相传阅一本本被翻得发卷的《当代》杂志，上面刊登的正是长篇小说《夜与昼》，继而是《衰与荣》。这两部书无疑是百科全书式描写社会生活的代表作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衰与荣 (上下) / 柯云路著. —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
2008.11

ISBN 978-7-5059-6063-3

I. 衰… II. 柯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145026号

书 名	衰与荣(上下)
作 者	柯云路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(010-65389150)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(100125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鄢晓霞
责任印制	焉松杰
印 刷	北京市凯鑫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640×960 1/16
印 张	40
插 页	4页
版 次	2008年11月第1版 2008年11月第2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059-6063-3
定 价	64.00元

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

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<http://www.cflacp.com>

天者，夜昼；

地者，衰荣；

人者，灭生。

上
卷

第一章

夏日的大雨像厚厚的纱幕笼罩着京都。烟雨迷茫中，京都静静地一动不动地坐落着，又像是在缓缓地不易觉察地一点点移动着。在满天铅灰色阴云中透出的暗淡天光下，可以看见那高高低低的楼群模糊的灰色剪影。

一个童话般的、被雨淹没了的世界。

白茫茫的雨幕中，迷蒙蒙的西山。故宫。天安门。电报大楼。笔直宽阔的长安街。浩浩荡荡的汽车流。除了雨，似乎听不见别的声音。红绿灯在烟雨中梦幻般闪烁着，从长安路东头到西头。成千上万的汽车尾灯闪烁着，密密匝匝地流动着。被雨笼罩的建筑工地空寂无人。一动不动的塔式起重机，水泥搅拌机，一排排小推车。被脚手架围住的半截楼房在雨中黯然沉思着。

首都剧场。戏剧海报。刚散场，人流从大门涌出来，漫上街道，东南西北地分流开来。雨雾中晃动着五颜六色的折叠伞，急匆匆的脚步……

一片宽阔的绿叶在雨中不引人注意地从树枝上飘落下来。

林虹和范丹林打着伞提着箱子在雨雾中并肩走着。他送她去电影制片厂宿舍。“你准备从此踏入电影界了？”过了好一会儿，范丹林问道。

“我想不了那么远。我现在想先拍好《白色交响曲》。”

“我可以去电影厂看你吗？”范丹林目视前方，一派军人风度。

“当然可以。”

“经常的呢？”

“你不会有那么多时间的。”林虹笑了。

范丹林沉默了，蹬着满街的雨水走着。林虹也在沉默中思忖

着自己的回答,她眼里含着一丝笑意。他们在寂寥无人的车站牌下站住。

“这雨让你有什么感觉?”林虹问。

范丹看着雨景想了想:“神秘,冷静。”

“这雨让我感到清新,愉快。”林虹说。

一辆无轨电车急驶着在他们面前掠过,溅起白色的水花。

那片落叶在他们头顶上翩翩飘过。

雨扫荡着玉渊潭湖面,烟气浓雾般弥漫着,公园空寂无人。一只小船在湖中心漂着。隔着湖面,隐约可见对岸的绿树。

万红红在湖边伫立着,迷离的目光凝视着迷茫的湖面。这是十几年前她和范丹林一起散步的地方,一起游泳的地方,第一次拥吻的地方……范丹林在雨中过来了。扑朔迷离中,他不断变换着形象。这已经是一个她不认识的男子了。他高大而畸形。穿着游泳裤,黝黑的肌肤在雨水浇淋下闪闪发亮。她仰视他,感觉他的腿非常粗,下身非常阔,肩却变窄了,头也小了,不合比例了,还看见他两腿间那部位贴着游泳裤雄奇而粗野地隆起着。他俯视着她,不可捉摸地微笑着,转身一个猛子扎入湖中。他的身体如此魁梧,像一条巨大的鱼在空中划了一道弧线,偌大的湖面变成一个圆形的潭穴。他钻入潭穴中不见了。水面出现一个急速旋转的漩涡……

一片落叶在她头顶上忧郁地飘过。

雨白花花地浇着街道。顾晓鹰抱着双臂,斜伸着一条腿,很潇洒地站在饭店门口。黑色的连帽雨衣流淌着雨水。他眯起眼望着远处的十字路口。

一对又一对青年男女相挽着进进出出。他不理睬他们好奇打量的目光,也不理睬那些男人脸上流露出的优越感。他的脸上微微含有一种蔑视。他蔑视他们,他相信自己更有钱,相信自己在女人面前有更大得多的魅力。

赵世芬一边回头和饭店里的人说着什么,一边打开折叠伞,匆

匆走出饭店门口。一见顾晓鹰，她意外地怔了一下，随即目光闪烁地笑了：“你怎么找到这儿了？”

顾晓鹰戏谑地瞥了她一眼：“我神通广大呗。”

“有事儿吗？”

“请你出去玩儿玩儿。”

“这么大雨去哪儿？”

“去了就知道了。”

“不行，我还要回家呢。”

“不管上哪儿，请先上车吧。”顾晓鹰很有绅士风度地一伸手。

赵世芬这才发现路边停着一辆出租车。

“走吧，你就是想回家，也可以先上车嘛。”

赵世芬犹豫了一下，快步走下台阶，和顾晓鹰一起钻入汽车。

一片宽阔的绿叶在雨中飘然下落着。

一辆灰色的小汽车在雨中急驶着，两边掠过北京东郊的田野、村落、建筑。吴凤珠和范书鸿坐在车内，他们刚去机场送走返回法国的邓秋白夫妇。

“雨下得真叫人烦。”吴凤珠看着白糊糊的车窗外。

“雨是别离愁。送秋白走，这雨正是气氛。”范书鸿说道。

“现在几点了？”

“下午五点。”

“怎么觉得和晚上一样？”

“下雨天暗嘛。”

“这雨让我感觉到了秋天。”

“夏天最热的时候还没到呢。你没看外面的树。”一排排绿葱葱的杨树在车窗外掠过。

“这雨下得人心黯，就给我秋天的感觉嘛。”

范书鸿不说什么了，这雨也同样给了他秋天的感觉。

一片绿叶在大雨中不引人注意地飘落着。

凌海伸手把房门关上，雨声一下小了。他双手背在身后，拎着一根皮带，目光阴冷地盯着垂首站立的小兰。小兰在他的目光下微微战栗着。

“把衣服脱下来。”他低沉地命令道。

小兰身体微微震动了一下。

“听见没有？脱下来。”

小兰垂首停了半晌，驯服地把蓝上衣脱了下来。里面穿着白衬衫，下身是蓝筒裙。

“再往下脱。”

小兰头埋在胸前。

“听见没有？”

白衬衫又慢慢地脱了下来，里面是小背心。

“再脱，都脱光。听见没有？聋了？”

背心又脱掉了，上身只剩下胸罩，下身只剩下短裤衩。

“都脱光。”

小兰静静地站着，不动。

“你听见没有。”凌海压低声吼道。

过了好久，小兰才慢慢地把最后的披挂都脱了。她瑟缩地站在房间中央。

凌海背着手冷冷地打量着她，像在观看一尊石像。

苗条白净的身条有些消瘦，乳房略有些松弛地微微下垂，头发蓬乱，几道混浊的汗水沿着脖子、锁骨慢慢淌下来。瞅着那蔫耷耷的样子，那瘦样，那可怜的肩，那细脖上的青筋，就能想到她出身的低贱。就能看见她父母家那肮脏的大杂院。这肉，这皮，这骨头，贱得不值钱，脏得不成样，像块谁都可以擦一下手的破毛巾。

他心中升起一种要任意宰割这肉体的残忍。

他冷笑一声眯起眼，不动声色地扬起了皮带。

那片绿色落叶在窗外雨中眨着眼飘掠而过，留下一瞥绿色的目光。

雨是外面大下、里面小下开了。

春平的房子漏雨了。越漏越厉害，桌子、书架、床都滴上水了。一片忙乱之中，把隔壁那间堆放东西的“库房”打开了。把里面的自行车、什物都堆到大院的门洞里。把床、桌子都搬了过来。平平、夏平、卫华都七手八脚地帮着倒腾。

忙乱过去。春平满身泥水地看看房顶，顶棚上四处漏雨，房间里摆满了接水的脸盆、木盆，滴滴答答。乱糟糟堆在一起的东西狼藉不堪。那边的库房，尘土来不及打扫，塞放着家具，也是乱七八糟。

“就这样先凑合着住吧。”黄平平揩了下额头的汗水。

“等雨停了，修好房顶，我就把库房让出来。”春平说。

“大姐，你们干脆就先住上这两间吧。”卫华说。

“别了，不要制造……麻烦了。”春平道。她原想说不要制造矛盾了，“世芬还没回来？”

“没有。”卫华看了看外面哗哗的大雨。

他没注意到有一片美丽的树叶在雨中飘落着……

父女俩站在敞开的阳台前，看着影影绰绰的一幢幢楼房和街道说话。

“小莉，看着这雨，你是什么心情啊？”顾恒背着手问。

“我？”小莉扬起头，“我特别想穿着游泳衣到雨里跑一跑，一边拼命跑一边喊，最好还和别人相互追赶着。”

“和谁追赶着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你追他，还是他追你呢？”

“我追他，他也追我。我拼命跑，雨浇在身上凉凉的，肯定舒服透了。”小莉的眼里漾出一丝微笑，她在瞬间的憧憬中体会着那种奔放的快乐。她真的想换上游泳衣下楼了，“爸爸，你看着这雨是什么心情？”

“我吗？”顾恒沉吟了一下，“我想起毛泽东的两句诗词，‘烟雨

莽苍苍，龟蛇锁大江’。”

“爸，李向南的情况怎么样了？”

“什么情况？”

“别装糊涂。他的情况是不是又复杂化了？”

“你为什么着急问这件事啊？”

“不告诉算了，我不问了。”小莉说着转身就走，“不就是四机部有个女医生揭发他了吗？他们文化大革命中恋爱过一阵子，李向南有一些信在她手里，现在被一些人当成了揭发材料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天下没有我不知道的。”

小莉丢下父亲，回到房间里换上游泳衣。她刚要下楼，在穿衣镜前照了照，犹豫了一下，又裹上一件塑料雨衣，跑下楼去了。

迎面扑来的烟雨中，一片美丽的绿叶快活地飘过。

李向南在雨中走着。

雨哗哗地下着，衣服湿淋淋地裹在身上，透心的舒服。没带雨具，索性在雨中淋个透。他高卷着裤腿，赤脚穿着凉鞋，蹬着街边湍急浑黄的流水。那水溶着夏日柏油马路的温热，暖暖地冲刷着脚面，很舒服。能感到水中砂土对皮肤的摩擦。他这样走着，又淡淡地想着什么。神思恍惚中，感觉分外敏锐。淋在身上的雨水是凉的——这让他感到高空的寒凉；在脚下的水则是温的——这让他感到天地交融后大地的温度。雨水只有吸收了大地的温热之后，才使人感到雨是夏天的。大地比天空更能储存热量，性格更稳定。气温不是比地温要变幻无常得多？天地交融，四季旋转。迎面扑来的雨迷迷蒙蒙，像大自然的沉思。

他也在沉思。

一片绿色的落叶在他眼前飘落着，左一飘，右一飘，最后款款飘落在地上。他俯身把它捡起来——它的飘落曲线有什么神妙的感觉打动了它。

这是一片宽阔的树叶，绿中微微透黄的叶柄。叶面上分布着细

细的脉络,那是叶柄的分枝,是叶子的血管和骨骼。他看着这片绿叶,它那样肥厚,充满了生命。凝聚着春天的光明,又洋溢着夏天的热力。在它的顶端却有一小斑微微显露着黄色。

他慢慢捻转着叶柄在雨中走着,眼前突然变得模糊起来。

他觉得是童年的自己举着一片绿得发亮的树叶在田野上奔跑。蓝天在两边掠过。奇怪,那跑着的是自己吗?最近为什么越来越多地在梦境中看到自己的童年呢?自己现在不是在春天里,而是在暖热的夏雨中。他突然在生命深处漾起一种神秘的感觉。朦朦胧胧中涌上的思想是:雨下着,天还要变得更热;雨继续下下去,最热的天气便过去了;再下雨,再刮风,就慢慢变凉了;再有一天,突然,秋天到了……

自己怎么想到秋天了?

他被一种急快的节奏打断了沉思。一个穿着红色游泳衣的姑娘在大雨中快活地迎面跑来,苗条的身段在白茫茫的雨雾中动人地闪动着。溅起的水花在她脚下盛开着。她右手高扬着一件半透明的蓝色塑料雨衣,旗帜一样飘动着。她一边跑一边像放风筝一样扭头朝后看着。

她和李向南几乎撞个满怀,一下站住了。

“顾小莉”。两个人都惊喜着。

“谁在后面追你?”

“没有——一个我臆想的人在追我。”小莉快活地笑着,雨水浇在她那缎子般光亮的肩上,“你怎么也淋着雨?”两个人都笑了。

“我送你一件礼物。”两个人并肩走了几步,李向南站住,把那片宽阔的树叶递给小莉。

“我也送你一件礼物。”小莉左手接过树叶,伸出右手来。她手中也捏着一片绿叶,那是片鲜嫩的小树叶。“我是刚刚捡的。”

“我是刚刚从树上摘的。”

两个人都被这神奇的巧合震慑了。为什么他们会在雨中相遇,又都用一片绿叶做礼物?“你这片树叶怎么这么嫩,像春天的叶子?”李向南接过小莉的树叶端详着。

“这是小树上刚刚长出的叶子。”小莉说。

“小树上的叶子发芽晚,可是秋天一到,它照样要和别的叶子一起飘落。生得晚并不一定落得晚。”他说。

“那我不管。我只管现在。谁像你,除了现在还要想以后;除了自己,还要想别人;除了快乐,还要想什么义务责任。累死了。”

小莉很帅气地甩抖着水淋淋的头发,水珠在雨中横扫过来,正落在李向南脸上,他眨着眼笑了,感到她的可爱。那裸露着臂膀的健美身体,被雨淋透显得更加娇嫩光润。他感到着异性的吸引。只要伸出手揽住她,她就会扑在他怀里——他能清楚地感到她身体的这种冲动——就会咯咯笑着趴在他肩上,就会闭上眼,摸索着把嘴唇送给他。然而,他没有任何动作。她越吸引他,他越感到两人间的对立。这是他的理智不能不正视的对立。“哪能都像你那样轻松。”他揶揄道:“我也考虑自己的利益,可我更愿意考虑和研究各种人的利益,研究更合理的社会的利益关系,并且关心对它的不断变革。”

小莉被这种哲言式的争论兴奋着:“我一口气告诉你吧,我只考虑自己怎么看这个世界,从不考虑这个世界怎么看我。”

“可我还要考虑自己如何看自己,这个世界如何看自己。”

“我现在只考虑二十二岁时怎样生活。”

“可我,现在三十二岁,却要考虑一生。”

两个人在雨中相互凝视着。

第二章

夜晚是最有家庭气氛的。

顾恒照例是一个人仰坐大沙发，平伸双臂搭在沙发背上。他在一切有可能的地方都这样，这样坐才舒服，才自在，才符合他那从容大度的气魄，才能更好地向四面散发他那魁梧身体的烘烘热度。他不断啊哈着和妻子儿女谈笑。

电话铃响了。

是赵宽定的。景立贞拿起话筒，拖腔拖调地把这点报告出来了：“噢，是宽定啊，听出来了，赵宽定的声音我还是能听出来的。你还是想找老顾？想找他谈谈？”景立贞一边拉扯着，给顾恒思考对策的时间，一边转过头用目光请示着顾恒。

顾恒蹙着眉犹豫了一瞬，微微摆了一下手。

“这两天老顾还是一直没回来啊，他在中央开会，住在会上了。你的事我早就和他说了……对，那天我就说了，老顾很关心你。他这两天见到你们省的省委书记，会见到的，肯定会提到你的事。放心好了……是，他当然不会不管。至于怎么管，你就更该放心了。你放放心心回东北去好了。”

景立贞挂上电话，回到沙发旁坐下。“唉，这个赵宽定真能烦死人。一天几次电话，连着几天了。”她用那和她身体一样干瘦干练的声音说道，察看着顾恒的表情。他还是平伸双臂略垂双眼，脸上没什么表情。又转了一下口气，“不过，也亏得他在文化革命中抢救你。”

“噢……”顾恒有了反应。

“可他这事儿实在是难管。武斗，炸楼，当时情况乱，他是造反派头儿，说不清是不是他策划的。现在有人要弄到他头上，怎么说得清呢？”

顾恒皱着眉叹了口气：“你们说这事儿该怎么办？”

“爸，我劝你少掺和这事儿。避避嫌。要不，对你形象没好处。”小莉快嘴利舌地插过话来。

“一点儿都不管？”顾恒蹙眉若有所思，似乎不能接受这个意见。

“你管得了吗？越管越麻烦。”小莉又道。

“这种事，管得了也不要管，对自己没什么好处。”顾晓鹰是一种不屑的口气。

“如果管得了，还是应该管管。”小莉反驳道。

“应该什么？文化革命中他们抢救你，也是出于政治利益，有什么可感谢的。这个世界上只有利益的联盟，从没有可欠的人情。”顾晓鹰一副冷蔑的神情。

“我不是说感谢。对自己有过恩德、好处的人，你都要有所报。知恩必报。这种为人处世的形象对于政治家很重要。要不，这辈子怎么笼络人哪？”

“你不是说管了对爸爸形象没好处吗？”

“我指的是另一个形象：政治形象，那是更重要的形象。要服从那个形象。要不，一个省委书记去替一个造反派头头说情，政治上还能腾达吗？”

小莉的话向来是犀利透彻的。

“好了，不要争了。”顾恒摆了一下手，打断儿女的争论：“这事儿咱们不谈了。还是谈点儿轻松的吧。喂，”他又想起什么，转头对景立贞说，“昨天你不是说赵宽定的事情又有些恶化？”

“我听东北来的人说的，可能马上就要逮捕赵宽定。”

“赵宽定本人知道吗？”

“不知道吧，他以为这次能拖过去呢。”

“他也是历史的牺牲品啊。”顾恒感叹道。

大门外有人敲门——不是摁门铃，顾晓鹰立刻敏感地站起来：“有人找我。”他走出去，令人蹊跷地把客厅门在身后随手拉上了。

顾恒投去怀疑的一瞥。

医院病房里，雪亮的灯光下，赵宽定正坐在妻子的病床旁。他这次来北京，既是为了找顾恒，也是为了陪妻子来看病。原怀疑是癌症，后查明是子宫瘤，便做摘除手术。

“你老是把事情往好了想。”刚做完手术不久的妻子面色苍白，躺在床上忧心忡忡地说道。

“不要紧，你放心。我不是刚和景大姐又打了电话，她非常热情。”赵宽定习惯性地伸出大拇指朝后连连指着，面带炫耀地说：“她已经和老顾说了，老顾能不管我吗？你放心，他绝对不是不想见我，他在中央开会，太忙。文化革命中不是我舍着命把他抢出来藏起来，他早被打死了。我在他心目中分量还是重的。那二百块钱，还是老顾托景大姐给我的。收别人钱不好？知道。可他们硬要给，你一定不伤会伤人的。老顾是很重感情的。他替我说上两句话，估计省里就不会弄我了。你大放宽心吧。这二百块钱，好好给你买点营养品。”

妻子李淑贤是个小学教师，她看着丈夫勉强笑了笑。这些年跟着他担够了心，也受够了苦。“不用。还是买点布给孩子做衣裳吧，记着给妈也买几尺。剩下的，留着还债吧……”

听见大门开了，客厅里便停止了谈话。听见有人放轻了脚步走进顾晓鹰的房间，隐约听见一个女人压低的说话声，又听见房门关上的声响。

顾恒皱起了眉头：“晓鹰最近表现怎么样？”

“什么表现？”景立贞明知故问。

顾恒不满地盯了妻子一眼：“他还领姑娘回来过夜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还是和姑娘们鬼混？”

“他还没结婚，总要谈情说爱吧。”

“什么谈情说爱，让他不要胡搞。”

“这事管不了。又不能强迫他结婚。”

“那就不要这样拈花惹草的。”

“年纪轻轻的不让他和女人来往，会出……毛病的。”